

歸巖集

仁

目録
詩
疏

卷一

20
3180
1



門心20
號3180
卷1



歸巖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為迎送北使再到高陽傳舍

南漢次申從事見寄韻

再益完山有感而作

次能上人進退格

太廟齋宿日寄吳學士仲初之任咸平

次金浦東軒韻

長吳來省理山



歸巖先生文集目錄

遠懷一第

端午

流頭

見中朝筆帖賦贈北使并序

孝宗大王遷陵輓

顯宗大王輓

輓襄

孟明

輓睦監司

性善

輓郭德優

宜昌

輓都止巖

慎修

輓東湖李公

魯

輓李進士

光圭

輓李菊窓

燦

輓李龍宮

大圭

輓呂南溪

孝周

輓李井邑

維積

輓姜寒沙

大遜

輓羅正郎

子尚

輓李經歴

廷望

輓洪木齋

汝河

輓李府尹 繪

輓李丹城 碩模

輓姜判官 珉

輓權公山 大畫 犬夫人

輓吳參議 奕垣

輓鄭佐郎 道應

輓李察訪 泰

輓韓禮安 得一

輓李參奉 夏臣

輓李觀察 珍

輓慶林君李 浚

輓張南坡 傑

輓李判書 慶徽

輓李通禮 廷機

輓嚴左尹 昇菴

輓福寧君 植

輓丁加平 時傑

輓洪右相 重普

輓李參判 延年

輓崔佐郎 永世

輓趙秀才 按字

輓李慕巖 忠民

輓李應教 有相

輓姜金浦 瓊

輓金判官 仁文

輓鄭領相 太和

輓柳拙齋 元之

輓李右相 流

輓趙參判 壽益

輓張三優堂 集

輓鄭參判 哲

輓金校理 璵

輓族叔 道隆

卷之二

疏

新 恩不得謁聖後待罪疏

吳山不知巖丙書院請額疏

辭右副承旨疏

辭忠清觀察疏

辭左副承旨疏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辭右承旨疏

辭工曹參判疏

乞暇疏

嶺南陳弊疏

驛都承旨疏

戶曹陳弊疏

辭備局堂上疏

請改文穆公謚法疏

冠山書院請額疏

大司諫應旨疏

都承旨辨謗疏

辭大司成疏

檜淵書院請額疏

驛兼大司成疏

大司諫辨誣疏

辭戶判疏

辭刑判疏

辭吏判疏

九疏

辭弘文提學疏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五

乞解贊畫使疏
辭判義禁疏

卷之三

劄

諫院灾異劄

啓辭

掌令避嫌 啓

政院 啓

又

國恤後請復常膳 啓

大司諫避嫌 啓

大司憲避嫌 啓

緘辭

笠嚴事被推緘辭

全州府尹時被推緘辭

獻議

神懿王后 元敬王后廟主改題議

書慈講義

諭書

諭領相鄭太和左相洪命夏

論右相許積

箋

大殿即位陳賀箋

呈文

呈方伯文

呈禮部文

呈巡察使文

呈備邊司文

書

與尹白湖 鐫

答洪都憲 重書

與元承旨 萬石

與許領相 續

又

答李進士 杜光

答李 光彥

上伯父

上季父

寄仲子漢命

寄孫世瑗

卷之四

雜著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說

策題 四首

序

送權上舍泰如歸漢城序

禁苑迎春圖契屏序

燕行契屏圖序

賀從曾祖孤村公老職序

題悟上人詩軸序

上枝洞契案序

東湖泛舟契軸序

玉河館契軸圖序

松鶴軒詩稿序

京山志序

大菴朴先生文集序

記

寒竹亭記

架山城重修記

押鷓亭記

和國書院文集目錄

兩山軒記

工曹即舍重創記

永思亭記

伊川東軒重修記

利川客館記

跋

趙松堂文集跋

寒岡鄭先生神道碑移建跋

卷之五

祝文

親祭祈雨文

研經書院愚伏配享時先告退溪先生文

退溪先生告由文

愚伏鄭先生奉安文

河謙齋弘度奉安文

六臣廟奉安文

祭文

祭東湖李公壽文

祭藤庵襄公尚龍文

祭李進士亨連文

和國書院文集目錄

九

祭李東洲 敏求 文

祭李丹城 碩撰 文

祭吳判書 挺一 文

祭閔大憲 應協 文

祭徐判書 必遠 文

祭永安尉洪 桂元 文

祭李參判 延年 文

祭洪右相 重善 文

祭都止巖 慎修 文

祭尹判官 遇甲 文

祭崔佐郎 永世 文

祭鄭領相 本和 文

祭李左相 慶億 文

祭益平君洪 得箕 文

祭李混泉 同發 文

祭外舅浣石亭李先生遷葬時文

祭蔡都事 先容 文

祭內舅郡守金公文

祭內弟金都事 秋萬 文

祭族叔祖司議公 元商 文

祭李東洲 敏求 文

七

卷之六

祭族叔 道益 文

祭族叔統相 道彬 文

祭伯父寒竹亭府君文

祭季父鑑湖府君文

祭從弟士綏文

祭亾弟士膺文

祭始祖道村先生墓文

祭九代祖參議府君墓文

祭八代祖觀察使府君墓文

新 恩祭先考府君墓文

卷之六

墓碑

同知中樞府事文公墓碑銘

墓碣

都事蔡公墓碣

贈參判文公墓碣銘

成均生公貞李公墓碣銘

處士金公墓碣銘

正郎孫公墓碣銘

府使郭公墓碣銘

卷之六

卷之七
兩傳軒蔡公墓碣銘
洛川襄先生墓碣銘
南溪康公墓碣銘
栢浦蔡公墓碣銘
孤村李公墓碣
墓誌
縣監李公墓誌銘
荷塘金公墓誌銘
碑陰
始祖墓重建碣陰

兩傳軒蔡公墓碣銘

洛川襄先生墓碣銘

南溪康公墓碣銘

栢浦蔡公墓碣銘

孤村李公墓碣

墓誌

縣監李公墓誌銘

荷塘金公墓誌銘

碑陰

始祖墓重建碣陰

卷之七

行狀

旅軒張先生行狀

光州李氏三賢行狀

司諫羅公行狀

成均進士襄公行狀

卷之八

行狀

外王考荷潭金先生行狀

先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經

東坡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九

慈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
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行
通訓大夫弘文館副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洛村府
君家狀
先妣貞夫人金氏行狀

卷之九

附錄

輓詞

賜祭文

祭文
神道碑銘
謚狀
延謚告由文

卷之十

家狀
家狀
家狀

東坡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

歸巖先生文集目錄終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為迎送北使再到高陽傳舍

形役奔忙鬢已蒼
九秋強半在高陽
庭前葉落驚霜重
館裏衾寒怕夜涼
風景尚依周日月
皇華殊異漢衣裳
平生書劍今無賴
姑酌兕觥不永傷
旅館蕭條曉色蒼
窮陰庶幾復生陽
三秋清景郵亭晚
半壁殘燈客枕涼
萬曆皇恩深碧海
百年臣節愧黃裳
妖氛迅掃知何日
舉目山河謾自傷

南漢次申從事見寄韻

身世真如水上萍南馳東走又西行關防制勝元非
分田里投閑是亦榮壯志年來違學劔虛名時復愧
飄緲傷心往事何須說即墨奇功負此城

再在完山有感而作

湖外雄藩控列城沛中佳氣接神京題輿昔日漸遺
愛佩綬今來猥荷榮百里郊原烟雨細千年樓閣水
天平并州物色渾依舊又見兒童竹馬迎

沃野真天府卷陵古帝鄉絃歌追北學屏翰壯南方
地勢連雲迴山光映海長七年重帶印還愧去來忙

次能上人進退格

自笑塵紛脫略遲抵今猶未解朝衣包羞魏闕嗚鑿
日流河燕雲奉璧時幾處波瀾翻又覆平生身世是
無非休言儒釋元殊趣多謝山人屢寄詩

太廟齋宿日寄吳學士仲初之任咸平

聖主方推老老仁一麾南服輟詞臣已知君自超榮
利還愧吾猶走俗塵嘉績古稱博五典純誠今見報
三春齋明清廟遠臨別須寄音書不厭頻

次金浦東軒韻

界豁通京國軒高麗水天寒宵風更急凜凜未堪眠
長兕來省理山

昔別西郊已愴情今逢絕域又吞聲心驚宦海千層浪
跡滯關山萬里程忍見老妻書續緒最憐幼女涕
縱橫不料暮境羈孤極聚集從教病欲輕

遠懷二弟

憶會纒紲走邊城此日蒼黃伯仲情曲荷君恩生
亦大翻思吏議夢猶驚三千嶺路難憑鴈五月關山
始聽鶯每念向來鄉黨羨幾時原上喜逢迎

端午

旅館悄然憶故鄉天涯佳節又端陽江村宴集今誰
繼閑塞羈孤古亦傷洛水波濤應浩蕩鼉原松柏正

蒼茫懷沙舊恨真先獲欲向湘潭薦桂漿

流頭

忽驚今日是流頭舊歲鄉山作勝遊千里良朋昭在
眼一年佳節謾增愁夢魂每繞天南極身世猶淹地
北歐終始恩私知不替幾時還往白鳩洲

見中朝筆帖賦贈此使并序○原熙十七年命一筆侍南

狼曠頌謚朝鮮日令採東國詩吳人孫致鑑以副行撰朝鮮錄歸卷此序與詩選在唐板

地北偶談
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駟武備二大人頒
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居價相

之命馳近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人傳宣

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

也

此下疑
有關文

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

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歟公私亦立殆

不能備供億之禮二人大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

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

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

仍將 兩朝宸翰示不佞既都監諸官其書曰正

大光明者即 先皇帝筆 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

其曰清慎勤 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蛭蟻錄

鉤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

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勲庸錫予蕃庶

最以此珠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鯨生非蒙

天使眷顧則亦何塗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

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

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

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

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

懇因略叙其槩兼呈篇什以供一嚔云爾

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旋掣滄江鼓角悲

似是非節所載
而依本書之

孝
宗大王遷陵輓

繼序姬文統謳歌夏啓賢與邦多難日措世太平年
燕馬初生角晉龍遂返淵艱危嘗已備德性定彌堅
精一心存法緝熙學有傳吳薪期欲滿越膽詎忘懸
造士茅茹進推恩骨肉全奉封方祝聖仙馭忽賓天
率土哀何極含生痛遍纏羹墻追慕切霜露享儀虔
防墓災還報禧陵理台遷羣情驚似隕膚心疚如煎
博訪堪輿論參詳禮說篇玄宮闢舊宅素嬰指新阡
移先均前後先塋就近便鳩工咸盡力敦事庶無愆

顯

宗大王輓

襟帶波濤遠岡嶽體勢連翻思曾晉接况若更周旋
永願宗枋固行看瓜瓞絳孤臣未死淚霑滯徹窮泉
聖自殷憂啓天方泰運回投遺承赫業經濟駕群才
學以高明克心須道義培宣和謨憲憲舍垢網恢恢
約已煩蠲賦勤民幾恤灾周庠新宇闢魯廟盛儀開
色婉三朝養懼隆萬壽而魚風蕙偃草時雨潤枯藁
涸水移封感萱宮撫鏡哀從教經禮正頓肅紀綱頽
宜叶神人佑咸期福慶來誰知光日盪奄見祀天摧
黼搜丹青歷塵生亞室綠英猷青史上仙馭白雲隈

象設先陵石營寓內府財寒郊移玉仗靈宅即金堆
聖嗣遵明訓冲年運膚裁疲瘵欣得所携擦愧非
材短管寧模日長心尚未仄平生偏荷眷何地報消
埃

輓裴孟明

進士平生友先人骨肉均君情特地密我愛即天倫
世事悲歡促浮生聚散頻曩時幼少伴今日死生人
孝友傳家篤賢明稟質醇與人輸肝膽開抱絕畦畛
豈獨儕中鮮端宜席上珍暫來塵世謫催上玉樓賓
屬我終天痛時君病日臻枯柴泣血雲樹斷翔麟
一去尋醫藥三年轉苦辛重逢冀不遠凶問恐非真
風翻期將製霜蹄竟未伸晨昏遺伯父朝暮倚慈親
荆謝前春色鏡生此日塵青擅安所托厚夜更無晨
傷心人世夢二十五年春

輓睦監司

性善

家世傳儒素山河孕淑精蜚英當盛際縵步會明
庭直諫霜凝筆高譚刃發劓頽沒識砥柱前席講遺
經三路恩威著雙碑父子名生前無礪石身後有螟
蛉緬音吾王父惟先大亞卿襟期玉雪洞出處枯榮
并先子與吾友知心即弟兄六年先後長半世爾余

情哀樂須臾促存亡曩日驚容龍蹠阻跡仰斗尚深
誠攬轡行初駐趨軒計未成旋聞嬰疾恙豈意夢瓊
瓊宸極悲亾鑑儒林痛失型星軺變素幔玉節授
丹旌江漢歸魂泣嶠雲去路暝不亡應有氣爲國
壯藩屏

輓郭德優

宜昌

謝家生寶樹符彩映瓊枝孝友人無間溫良衆共推
童孩終禮制神感竟扶持譽洽驅流輩行高出醜夷
鄉鄰當日望儒學自十年期脩短天難詰窮通理莫知
青春芽尚茁白露草先萎閨裏鸞奩血門前鶴髮悲

慶餘徵積善身後有諸兒濫辱仁言誨多蒙厚義規
通年驚聚散標月幾盈虧又抱同心恨空勞兩地思
佳期計未遂凶問信無疑往躅皆爲古餘生又仗誰
追懷神已索寄詩語還癡欲問平生事請看峴首碑

挽都止巖

慎修

先子平生友惟公最采論心真莫逆鍊業慣相隨
夜榻連衾日春郊慶席時世緣歸大夢人事適深悲
孝友人無間忠良衆所推英聲當日洽文學妙年期
鴈塔題名早鵬程瀾步遲北關初製錦南嶺再分麾
未展霜蹄騁先催隙駟馳朱幡變素幔紫海返靈輶

堂有王孫母庭留謝氏兒善人今已矣天道奈如斯
自顧頑愚質多蒙厚誼規韶年資警誨塵世幾離
龔護心常醉尋糧腹不飢高風無處覲長慟有誰知
抱病違臨穴無文強寄詞猶欣諸王樹仔見大門楣

挽李東湖詩

奕世詩書業名家孝友傳鯉庭曾奉對鱸席更周旋
德義薰陶洽真純稟賦全卒要應列宿茁壯驗乘田
袂慶休言理窮通信在天嗣王申令典優渥侈高
年三品朝中貴八旬地上仙江湖終斂跡鄉黨共推
賢王父心期合先君愛慕偏登門慙客右發藥荷人

先慈想音容以睽違歲月絲紉傳清洛日悲繞琴山
烟後死將安依殘生祇自憐篋叢餘舊色梅藥獨新
妍冠屢歲玄宅精靈陟檜淵蕉荔醉哭罷斜日照荒
阡

輓李進士光圭

家庭傳素業詩禮襲青氈強記今元順談經古鄭玄
承奉人恐後馳譽孰居先十五年前拜尋常夢裏懸
知心契三世司馬榜同年禍福休言理窮通莫問天
霜蹄期萬里玉樹遽重泉辜負生芻莫不堪涕潸然

輓李菊窓燦

山河淑氣專南服有斐先生聚炳靈雅操冲襟霜冽
冽温姿美質玉亭亭談間涇渭水生壑皮裏春秋刃
發矧騎老遺風聯累世屋門襲襲自韶齡窮溟蜃伏
高塞彩遂谷蘭幽遠播馨北闕名懸膺紫誥南金
價重溢青萍衛生區扁軒岐訣觀理詩書易禮經王
父妙年初托契丈人當日已忘形先君就藥淹旬月
小子承華近戶庭幾歲睽離頭欲白前春相對眼俱
青伊時精力猶欣旺今夕凶音可忍聆寂寞池臺餘
故宅蒼茫烟樹鎖虛廳賢孫繩武徵餘慶繼胤傳家
喜典刑九曲武夷平楚外江流聲咽不堪聽

輓李龍宮 大圭

寄詠惠連終浹歲更堪題挽送靈輒剛標不被凡塵
累曾質偏蒙世義推一子才華看擗獲二城仁愛燕
乳齋龍州奉袂渾如夢回首西風不盡悲

輓呂南溪 孝周

冰霜標致繡心肺學海工程自妙年楚璞英華咸拭
自荆金聲價罕隨肩靈襟儘自天資得雅韻寧容俗
累牽髦後聯裾紛恐後卿宰解榻最居先任他得失
心愈確外視翦通業益專司馬科名非慶譽寢即官
位又迤遭霜蹄猶許行將遠隙駟還催病未痊惶悒

休言神所勞文詞空見世爭傳斯人已死而誰與賤
子平生幸宿緣連世交情真莫逆同場翰墨幾周旋
懷書璇闕慙珠側待詔金門愧批前白石題名今在
矣青坡襲馥夢依然餘生忍向秦京道陳跡行尋漢
水塹鄉黨鮮能推郢巧踈慵無復奏牙絃竒才自古
嗟無命令德如何不吊天報罷玉樓開紫極憐深瓊
樹開黃泉人間朝暮嬌慈望地下悲懽流子賢賴有
典刑紹素業應知報施在青氈新原叢檟迎新候舊
宅筭梅減舊妍千古存亡從此濶薤歌聲裏滄海連

輓李井邑 維楨

北闕初傾蓋南州更比隣重逢欣有約凶問恐非真
冰鑿傳家世山川泣吏民書回今幾日留得墨花新

輓姜寒沙 大遜

三朝事業壁無疵藝苑聲名世共推早以諫官恢謹
議逮登前席討論思霜蹄夙展行將遠草露先晞
理莫知最是九原難瞑目倚閭猶望暮歸兒

輓羅正印 子尚

通家三世舊情義弟兄均忽忽悲歡促悠悠聚散頻
一心惟悃幅萬事只純真豈獨朝中鮮端宜席上珍
含章肯炫擢遇物絕緇磷孝友今無間慈明古罕倫

有才無有德憂道不憂貧作宰治聲洽為郎令譽新
咸期千里展孰謂半途絕榮悴雖天定膏肓奈日臻
批前常負愧塵後忝依仁鍊玉曾聯榻剖符幸比隣
完城同按簿阿縣且傾囷罄府停車夜燕都奉璧辰
山川勞夢想雲樹斷翔麟分藥總相裡傳函遠海濱
遙憐留二子尚忍訣雙親琴破將誰和荆枯便失春
光儀猶在眼陳迹惣傷神守塞違臨穴題辭淚滿巾

輓李經歷 廷望

宗契追塵已十年幾將樽酒共踟躕 明朝縱惜微
官屈下邑爭稱太守賢一箇家傳徵積善重泉鈞合

續前緣人間八耄應無憾猶對斜陽涕泗連

輓洪木齋 汝河

才高命達古來難不得朝廷一日安中歲陶潛窮理
窟弱齡曾植富詞瀾蒼天速棄文將喪紫誥新頒
墨未乾宇宙從今誰暖眼哀髀題罷淚闌干

輓李府尹 禮

昭代蜚英自妙年棲莘聲價士爭傳忝叨契義連三
世誰謂音容隔九泉隨處金章才已著留庭玉樹慶
應綿傷心先執周零盡獨立秋風涕泗連

輓李丹城 碩發

通家三世又婚姻歲晏襟期即一身賢路由來多蹇
滯高才會謂負經綸樓成白玉浮生促庭植青槐瑞
色新昭悵乾坤誰暖眼山陽笛裏一傷神

輓姜判官

從來世義即天倫薄劣實緣得御頻少日聲華期遠
大暮年組綬惜沉淪忍看八畫堂中老喜見雙珠席
上珍千古相辭違執紼不堪題挽倍傷神

輓權公山

大載

大夫人

儀修榛栗在芳年人賀公姑得婦賢謨訓閨中亦玉
潔兒孫膝下被陶甄門容駟馬徵餘慶鈞合重泉續

舊緣投袂升堂知已矣不堪題輓涕漣漣

輓吳參議

提垣

福慶由來並畫門鶴原聲價世爭喧青雲紫陌推英
妙玉署銀臺荷 聖恩二路觀風歌蔽箒三州流惠
信魚豚家庭傳訓詩書禮膠漆翰情祖子孫嶺嶠縱
違重命駕洛城猶得細斟樽臨榻禁苑迎春早引燭
騎曹度歲翻樞院共期資贊畫宣堂誰謂訣晨昏孤
鸞撫鏡悲無極駟馬容閭禁更著哀樂還驚十載後
死生交誼幾人存儀刑寂寞尋何處一片眠牛月窟
原

輓鄭佐郎 道應

愚老遺風不出門妙齡光價士爭喧淵源學問詩書
禮膠漆心期祖子孫共擬 曾遊居左右誰知彩服
訣晨昏庭留雙壁真能似仔見他時業更蕃

輓李察訪 藻

早知名下士無虛傾蓋于今十載餘原憲終貧空寂
水鄭玄強記屬詩書一官祿位天何畱七耄先陰病
未除自古文章憎命達最憐身後寂門閭

輓韓禮安 得一

造席非無願尋繹苦恨遲三州稱製錦七耄報騎箕

朱紱傳家遠青山相地宜世緣歸大夢薤露謾增悲

輓李叅奉 夏臣

襄余卜新宇洛城之東里巷深居者少幸與公隣比
瓜葛常加敬顛沛謂相恃清談間諧謔昕夕不知止
公愛我蕭疎我服公厚誼我纔嶺外去送別臨陋地
丁寧辱一言努力慎行李南歸倍戀嚮前期方屈指
儀容昭在眼凶問來何自孰謂一分手奄忽隔生死
緬思古貌心於世少知已外物何足加庶幾安素履
公議不終泯晚從厨院任名位雖云屈所蘊從可試
人情多險巖世路易顛躓於焉卷而懷不願名與利

一疏微 楓宸丹陛輸字字 聖心頗嘉獎廟議還
與貳時命與仇謀不容何病甫蓄德食其報庭鸞凡
有四門楣仔見大謂公受選祉悲懼膝下促至慟經
深髓曾傷我亦酷相對其揮淚尚喜公無疾脩齡未
宜悶今及奪之速蒼蒼是何意一夢如過鳥萬事同
逝水仁壽終無徵禍福休言理三槐春色滿積慶驗
在此家可為賢嗣人亦稱良士足以塞妄悲脩短皆
天耳尻脊誰得喪存亡最傷思歿既違憑發定又未
經紀靈辰不可駐殆哀強寄誄

說李觀察 珍

羨價南金重高名北斗懸簪纓傳素業詩禮續青氈
棟莖難為第瓊枝認是賢鴈窟回濁俗恥學考道篇
供奉銀臺詔優游玉署筵承流周召伯納約范忠宣
誠著群臣表恩霽近侍先分憂湖嶺外留愛峴山邊
霜肅乘駟府春明種秫田門常掃馬跡豆不掩豚肩
謂有神明佑云胡疾病纏荆枯哀未已蘭襲痛無緣
幸賴孤兒在方期積慶絲標摧纒半月蕙折奄重泉
顛倒天難必幽冥鬼亦偏通家三世誼撤席廿年前
忽忽悲懼促悠悠聚散牽音塵時阻澗講肆互翩旋
尚憶曾陪杖何由更執鞭平生知己感題挽淚如川

輓慶林君李

述

山西勲閥盛鷄林，儒素將身世共欽。
政務養民名勒石，恩推優老秩橫金。
元戎季弟師中吉，擁節兒郎闔外臨。
家慶似公堪可託，永懷先好自留襟。

輓張南坡

撰

立雪師門在妙齡，南金先價溢青萍。
襟懷灑落水生壑，論議恢奇刃發硎。
倒映瓊葩違壯志，留庭玉樹有餘馨。
花山歷路終宵款，每隔幽明淨自零。

輓李判書

慶徽

羨璞崑丘瑞，靈芝太室花。
業承詩禮學，名並弟兄誇。

蟾殿初攀桂，龍墀旋草麻。
東曹即宿燬，西掖綉瓊奢。
駿步超騏驥，神光淬鑊錐。
儒林望益顯，師席寵仍加。
試按邦畿節，重開選部衙。
宰衡推郢鄢，際會佇勛華。
大闕能垂訓，諸郎克稱家。
典刑猶在室，門巷可容車。
薄劣叨聯派，高明幸棄瑕。
逢心賴正直，風節仰修姱。
世道期無曲，人生愴有涯。
哀秋景薄泉，路轉幽遐。

輓李通禮

廷機

昔公在妙齡，英聲海外傾。
不佞甫垂髫，久已聞姓名。
道途稍間阻，無由早識荆。
先君方退休，公來自武城。
黃緣得御李，鄙吝覺不萌。
江山翰逸韻，來聚雙眸明。

高義薄層雲冲襟超世情風神真灑落論議四座驚
固知名不虛所以大其鳴平交盡髦俊連袂皆耆英
既忝聯派分仍叨歲寒盟屈指猶如昨星霜三十更
依瞻出諸父玉璽視親甥人事悲懼劇雲樹少合並
科場先後登仕路共陂平出處顛沛間日邁而月征
駟騎類左顧維歲之丙丁江齊洎池館秉燭幾參橫
屬公出宰日我從宦于京相思不相見江月屢虧盈
水重山亦長書札時憑伴初秋逢洛社儀容頓羸清
尚恃精神旺不虞鬼祟擗孰謂未浹旬奄忽隔死生
盡傷遍士友湖海泣遺氓始公生斯世端為邦國楨

之才與之德何往則不亨玉塞合典戎金鼎期調羹
苟使展厥武世道可重輕時命嗟大謬驥足淹長程
外焉棲百里內而滯九卿壽祿竟無徵居然夢瓊瑗
長余半已空拳髮留二兄斯人止於斯誰云仁則榮
典刑看嗣世不應泯家聲自我視夫公垂鵠不足評
批前恒負愧塵後喜隨行一自哭公後霜髮添數莖
靈辰不可住旅櫬指舊塋親朋集素幔那忍送丹旌
嶺外偏蕭索孤蹤轉景哀存亡從此訣哀誅疾和成

軌嚴左尹

昌奇

昔際文昌會 長陵造士時丈人早發軔羽儀進鴻

達先君聯步武歲晏指襟期出處顛沛間切磨又箴
規小子叨世分猥荷不鄙夷公憐我孤露感舊幾增
悲祇服公厚誼踵門每恨遲情好仍特地海嶽謂可
移憶公策名初偏承 聖主知臺端頗獻替經幄仔
論思天曹即宿煖中書筆硯推名論傾前輩行箴璧
無玷平生才與學從此可大施霜蹄展未半世路值
多崎不容亦何病未俗任澆漓宿痾縱彌留神精尚
未衰屬我奉壁日黯然惜分離剡門三千路音容夢
依依歸來鴨水畔函問信無疑神明謂保佑天何不
慙遺山河歛淑氣吾黨失著龜幽儀動蓬露親朋集

素帷危蹠獨闕戶無由送靈輶存此今已濶一哭鬢
千絲

輓福寧君 楮

宗英雅望最居先孝友家聲有自傳北闕展親恩
特地東平樂善性由天蚌珠箇箇徵餘慶鸞鏡朝朝
泣短緣抵是園林春信近王孫芳草綠芊芊

輓丁加平 時傑

少日文名擅席珍長程濶步竟無伸錄章莅郡仁聲
洽玉樹傳家瑞色新青眼建迎情最密碧蹄留別跡
成陳賢即日結平生好哭向靈輶倍愴神

輓洪右相 重普
相國才之德恭惟霸王佐小少作乘黃凡馬徒碎瓊
哀然爲榜首黃紙書名大蓬萊足雲氣洪波駕長柁
州郡民懷惠臺省風生座克詰中兵務歷試無不可
聖主虛弓席朝多得賢賀王道貴無偏弊俗定一
破談笑過橫流濁滓不敢浼人言亦已甚組織工遮
邏燒城有赤舌燭幽無燭火淳風期季世公計亦太
過襟懷自坦蕩簧巧焉足介屏居東湖上白鳥日伴
我 宸念軫時艱紫誥起閑卧萬手新加額台躔忽
中墮仁壽理無徵天何不悔禍况丁歲大侵富者亦

呼餓邦國日殄瘁扶顛竟無那跡公平生事事往名
益播千秋滄海上金石屹不挫大度容踈賤良御無
駑跛自從升偃室幾年資切磋浮沈是非途機括實
吾坐萬事長已矣幽儀啓單舸強扶坎壈蹤哭送來
道左

輓李參判 延年

歷數平生友惟君最炳靈寬仁由稟賦詩禮自家庭
槐市連華蓋花輓近御屏汲滄搜古籍戴席稽前經
魏論米生壑清譚刃發刑持衡留藻鑑剖竹燕聲乳
禮部陞卿月邊城晦使星悠悠世上事草草客中羹

嶺雪歸魂泣關雲去路暝生前無礪石身後有螟蛉
子似啣蘆鴈吾猶腐草螢襟期雙照劔出處兩浮萍
榮辱頭俱白京鄉眼幾青世交仍托契末路更忘形
禁省挑燈話江齋對酒醒傾懷情款曲在耳語丁寧
鶴髮哀何耐鸞奩血不停盡傷遍士友痛惜徹朝廷
江樹添新候庭梅減舊馨郵亭迎送處一慟動冥冥

輓崔佐郎

永世

溫溫風味自天真詩禮家庭耻羨新妙歲聲華稱俊
逸暮年情義托婚姻通有命才難試仁壽無徵病
忽臻尚喜諸郎能繼述行看責報在他辰

輓趙秀才

廷宇

草草塵緣二十春適來何自去何因後生才調如君
少乃父心期遇我親趙氏遺孤符古事于公餘慶責
他辰經旬卧病違臨訣獨向西風攬涕頻

輓李慕巖

忠民

天之始何爲賦公才之美天之又何爲畱公祿與位
所以滋余惑誰能究此理昔公在妙齡今聞溢鄉里
泗陽觀道德軒上撒韋比王父偏獎許眷愛猶子視
丈人佩警誨景仰心常醉先君托襟期小子叨契義
幼從上舍遊情親即同氣賈繆三世好顛沛與相恃

梅院當年盛鄰居凡有幾聯袂互追逐昕夕不知止
春山頻賞花秋水屢膾鯉修明弓氏約蘭亭追古事
聚散忽驚心閒忙路各異自我牽世務睽離今十禩
南望久戀膠前期正屈指簡札承屬耳凶問傳何自
往歲拜床下精卒曾不痺是知仁者壽惟冀享遐祉
聖渥侈高年人爵隨而至家聲有賢嗣積善驗在
此夫人恪繫蘋閨範稱女士琴調一室中鈞合重泉
裏柳車同時駕雙旌遵洛汭親賓集祖道行路共
掩淚宜羨不須悲此事世無二者舊今也無感念增
涕泗吾方日下趨幽室未經紀靈辰聞已近含哀強寄

謀

輓李應教

有相

相公遺教在賢孫雲路聯翩弟與昆玉署論思留舊
價粉啣京贈煖新恩佩符湖外初傾蓋接閉城東
屢踵門喪盡朋知誰暖眼不堪題挽淚靈痕

輓姜金浦

頌

洛社過從幾踵門踈慵常幸辱仁言家庭教訓詩書
禮膠漆心期祖子孫琴鶴清風嘒已遠芝蘭餘慶看
逾著萱闈歲晏荆華晚泉下應為不瞑魂

輓金判官

仁文

文武家聲赫溫仁有自來功名官五品憂樂酒千盃
其喜精猶旺誰知病忽催子榮孫又秀瑞色滿庭槐

輓鄭領相

太和

屈指吾東碩輔良首攝文翼又林塘高追二祖光逾
烈歷相三朝道益昌喬嶽泰山元靜鎮瑞芝威鳳自
休祥怡怡壇宇寬仍妥靈凜神觀抑若揚白面已專
經濟望青雲無礙利名場明廷獻替聲華聳方岳句
宣惠澤長盤錯試餘知器業艱屯過後際平康班昇
具彛群僚冠身繫安危兩紀強折屐園基推雅量垂
紳正笏領頽綱門闌燈赫領今古王謝風流愧頽頽

拚柱紫宮衣並綵調梅黃閣鴈成行庭前玉樹看趨
鯉樓上斐蕭喜引鳳五福人間公最備三尊天下孰
能當廬陵釋位身猶健魏國忘私病不妨共訝木米
新作稼誰知菴露遽臨陽台躔夜報天光圻箕宿晨
驚縹氣彰未涉江河先去楫將支厦屋忽摧樑宸
衷痛盡絲綸切朝士咨嗟涕淚滂適是天來關運會
休言疾病在膏肓南城曉月靈車遠回首視陰尚鬱
蒼

輓柳拙齋

元之

三韓千載挺儒賢人免爲夷國以延詩禮當年庭有

訓聲年少日世無肩身將道屈休言理命與時違奈
彼天湖外蓬迎成永訣哀詞題罷淚漣漣

輓李右相

澁

間氣生人傑名門積慶隆穿楊傳妙技投筆慕長風
偉略滄溟窄高才宇宙空冰壺元自勵書史儘旁通
玉帳烟塵靜銀臺雨露融羽林監猛士樞府作元戎
密勿無遺策勤勞敢愛躬荏巖威可畏卓犖氣逾充
美讓違司馬平章屬匪能民心須綏急朝議仗公忠
星隕驚邦瘁樛推隱 聖秉金城悲掃堞梅島想銘
功石畫餘緘血雄圖未掛弓鴻泥看渺渺駒隙恨匆匆

忽素綿川原外哀詞海淚中公私不盡慟無路問蒼

霄

輓趙參判

澁

妙歲聲華冠縉紳屋門宅相有斯人 三朝經帷陪
興運十載江湖作逸民時宰莫能容直道 聖君猶
未替恩綸偏傷先執凋零盡題罷哀詞淚滿巾

輓張三優堂

集

潘溪梅院幾逢迎二祖襟期即弟兄撤席師門曾考
德採蓮王國又知名年垂七耄天無憾春蒲三槐理
亦明立馬嚴程孤執紼自慙情義負平生

乾鄭參判

襄屬文昌會 寧陵造士時年譽擅詞壇羽儀漸鴻
遂不佞聯步武歲晏指櫟期名場同伯仲世路共平
波出處顛沛間賴君先後之交誼特地密海岳尚可
移余纏風樹痛守廬洛水涓路瀾書猶數助以吾技
持深荷故人情空教海交頽生還重盍簪當喜及增
悲周旋曾幾日君今忽騎箕憶君策名初文學動見
推棟莠文輝映門闌福履宜雅韻掃羣歎偏承 四
朝知臺端類獻替 經惺久論思喉司仍啓沃巖廟
又畫奇名論傾前輩始卒璧無疵縵書既云富從此

可大施是以有譽處多士其伸眉初聞卧床禱何曾
生死疑塵兀縛我苛踵門苦恨遲問疾才一宿凶音
遽爾隨愷悌宜壽祿天胡不憖遺神理不可詰斯人
止於斯金天收爽氣吾黨失著龜家庭留玉樹積慶
驗在茲若堂開新阡薤露引幽儀朋賓集祖道不忍
送靈輒孤蹤轉踽踽無復承箴規存亡今日慟奚但
為吾私

輓金校理

聲華藹蔚早蜚英脚下青雲萬里平蘊藉固宜經履
貯風猷果愜講官名日星朝北闕初將命奎彩南天遽

晦晶鄰曾勝流獨畏慟不禁衰淚自沾纒

軌族叔 道隆

四世同宗進士孫一生厚德薄夫敦弟兄情義投膠漆前後居隣接里門秋雨已登南畝穀春風先謝北堂萱忍看素嬰隨靈襪寒樹孤烟鎖故園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新恩不得謁 聖後待罪疏

伏以臣等再昨以新 恩謁 聖晨詣文廟齋坐於廟門外日至亭午而廟門不開通謁不出佇待移時不勝怪訝送人問之則館奴來致齋任之言曰文武科中有不當謁聖者故不得許謁云一榜之人相顧驚駭未知其指斥何人更問其由則齋任答曰曾為疏頭誣詆先賢者不可入於廟庭黜送之後方可許謁云然後乃知其指斥李象震而發也榜中諸人報

言李象震雖立異於兩臣從祀之請相臣陳劄而伸
解 聖明洞燭而允許既已解罰使之應舉則及至
登第之後勒定罪名不許謁聖殊甚無謂况文武科
事體異於生進實非太學儒生所敢呼來而斥去者
也以此往復不啻累十次則齋任之言漸至層加必
欲使榜中驅黜象震而後許之臣等又言曰人之行
止非人所使新 恩謁聖國家盛典被一人之沮抑
而遽廢三百年未或廢之大禮必無是理况在同榜
寧有驅黜之道乎往復相詰夜已向深榜中諸人皆
以爲象震一人之參不參固無與於他人而自古謁

廟之禮必以早朝者蓋所以致其敬而不敢褻也夜
開廟門舉火入謁事極褻慢非禮莫甚今姑退去以
待 朝廷之命則一榜必無終沮之理雖遲一日庸
何傷乎相與議定罷出之後齋任始許通謁因言李
象震則斷不可入廟庭云云同榜二十人則紛紛雜
沓不通可否猝然還入列炬參謁其心亦豈不知夜
深廟謁之爲大不可而猶且強行者無亦慮朝廷之
無變通而終不得謁聖耶噫所貴乎士夫者以其有
禮義也事之不合於禮義者未或知之則已既或知
之則臣等何敢冒夜闌入爲非禮之舉乎臣等之

相與罷歸者非有一毫他意於其間也特以禮義不可苟聖廟不可褻而使國朝莫重之典禮見沮於一年少浮薄之議其上貽朝家之辱而下為臣等之羞者當如何哉至在武科則終日彷徨於廟門之外夜黑之後并與榜頭而退去只二人入參此猶為成禮者乎臣等俱非得罪先聖之人而今乃跡阻廟庭致令新恩展謁之盛儀獨不行於臣等之身兢惶慚面無所措躬席藁闕下恭埃嚴謹伏願殿下亟治臣等只據古禮不得謁聖之罪以重聖廟以尊國體不勝幸甚昨具疏本來請闕下則政

院以位不齊不許捧入遂使待罪之章未免稽滯一宿臣等之悶蹙到此尤極臣等無任兢惶隕越屏營之至

吳山不知嚴兩書院請額疏

代人作

伏以尊道尚賢秉彙之所均右文興學有國之先務肆惟我殿下即祚以來專尚儒術勵世作士之方靡所不用其極而至於崇德報功之興勉勵焉尤致意也凡儒先遺躅俎豆所享徽名義號在在昭揭神人胥悅遠邇同慶士林之榮邦家之先莫盛於此而億萬年大猷之升自今日始矣豈不休哉第惟仁同

爲邑乃前朝忠臣吉舟之所葬先正臣文康公張顯
光所生之地也揭虔妥靈各有其所而華扁之請迄
茲遷就初緣絲力之未遑非由朝家之遺缺而後掖
之恨久已深矣請有以陳之昔在 宣廟朝嶺之士
論不謀而同就吉舟墓下而建祠者曰吳山書院時
則按道之臣登聞于朝 特命優賜土田燧獲以後
之粵在 先朝乙未歲就張顯光平生講道之所而
別立廟宇者曰不知巖書院茲兩人者有立節傳道
之功有光前啓後之業任頽沒之砥柱爲後學之指
南煌煌事蹟備載 國乘不待臣等之覩縷而業已

國人之所共識抑亦 聖明之所嘗知也衣冠攸托
遺馥未泯杖履所息餘澤愈新而表章之典獨遲今
日此則臣等之罪也伏願 聖明照邦家已行之典
禮體 列聖崇報之盛意 特令該部準請宣額使
兩臣之阮並揭奉名則豈但聳觀於一時亦將垂範
於百代臣等無任瞻 天望極衛道尊師之至

辭右副承旨疏

伏以臣於頃日院中得見北方儒生朱汝翼等聯名
之疏多有違格章奏式例固非遐荒之人所能知故
拈出指教使之改書以呈而僚退日沒未免差違一

宿此出於事勢之適然耳夫既以儒爲名千里叫閭
則初豈有屏去不捧之意哉不料玉堂諸臣執以爲
言至欲舉劾而旋止云如臣無狀猥仄 通列受人
尊踏實所甘心而羈危蹤跡有同聾瞽咫尺群議未
由得聞遂逐隨行有若都喪庸隅者然不自知爲咄
點中人矣晚聞物議以不即自處爲訝驚愧請急冀
蒙 恩適而長軍見阻 召牌遽辱惶感已極慙惓
亦甚惟當強策驚寒少伸分義不宜妄有干攬重速
罪戾而第惟臣之於君不獨趨走承順之爲恭君之
於臣必須禮讓奮隅之是重臣若直畏孤 恩之有
罪罔念倖免之可羞纓冠束帶晏然就列則私心愧
耻有不足言而其爲 清朝之辱又豈細也且臣素
愚病積之證當夏輒劇於茲有年矣近緣卯酉奔趨
重以畏暘飲冷舊疾倍苦新恙添重膏膈壅滯心腹
脹滿欬嗽日以漸減神氣日以漸削積感所發難望
易瘳喉司劇任不可暫曠伏願 聖慈察臣情勢之
危迫憐臣疾病之荐臻亟 賜譴罷以爲人臣通慢
者之戒公私幸甚

辭忠清觀察疏

伏以臣之謫劣最居人下少失家庭之訓長乏鄉曲

之譽幸竊科第猥蒙 陶鑄前後歷敷已踰涯分而
弱植易搖下流多議臨官累蹟實由才分之淺短脩
門重入曲荷天地之涵容恒懷感惕無路圖報乃者
纒逾銀臺便歷二曹隨肩諸彥幸免罪戾仰成首席
了無猷爲真所謂碌碌因人者也不圖方岳之寄又
及夢寐之外臣是何人得此於 聖明之下哉除目
一下物情舉駭臣心惶悶固不足言其所以累 則
哲之明而僭藩臬之事者又豈細故也哉仍念湖西
一道壤接畿輔襟訢之煩雖詘於兩南責應之急有
時平過之前此卑是任者率取諳練敏達之人以臣

方之一何遽落臣雖無似自知則明惟是簿書刀筆
之末不至全昧而若其幹方專制之責決知不堪今
若貪戀 恩寵冒昧承當遇事憤憤莫可收拾則雖
復噬臍即無及已此臣之所以及願循省踧踖靡寧
固未嘗不以為至榮而亦未敢不以為深懼者也伏
乞 聖慈亟回成命以重名器以安徽分公私幸甚

驛左副承旨疏

伏以臣頃叨湖臬旋遭物議累陳危迫之懇自速通
慢之誅而終遭 譴罰獲蒙 恩迪拔之坎窞之中
置諸坦途之上其所以曲庇而曲全之者不啻若仁

天之闕下慈父之護子竦戴 鴻私圖報無路瞻望
蓬瀛感涕難禁不料新除 誤恩遽及千萬意外臣
雖無狀亦有人心復造夙夜之列更覲咫尺之光豈
非微臣之至幸與至願哉而第惟人臣事君之道終
不可苟而已也去就之際必循禮義進退之間須存
棄耻不敢以其身之庸駑而自同於厮隸賤僕一有
反是而惟富貴利達之是榮知趨走承順之爲恭抗
顏在人而不識禮義之爲何事廁迹於朝而罔念廉
耻之爲可貴冒昧竊據惟得之求則其不至於四維
不張而國乃滅亾者幾希可不懼哉向之毀臣者苟

以爲任有輕重才有大小是入也不合於是職云爾
則公議之所未允者只是幹方之重耳曾所踐歷臣
不必辭而今乃摘抉既往橫罹之故以爲方來永錮
之資正所以並其一生而盡廢之也其累 則哲之
明貽播紳之羞者爲如何哉夫以喉舌之任比之方
面之寄則事務煩劇差不及焉而官曹清切尚或過
之此果曩孽之臣所敢晏然復居者乎聞 命慚慙
無地自容不得不大聲疾呼於 天地父母之下冀
殿下之有以終始保全之也倘蒙 聖明察臣情
勢之危蹙憐臣蹤跡之顛躓亟 回成命以安愚分

則 恩山德海生隕死結臣無任兢惶激切祈懇之
至

辭右承旨疏

伏以臣愚駘謏劣最在人下前後忝竊無非分外罪
積丘山效蔑絲毫而弱植易搖下流多議時輒攬據
宸聰者常不過被謗引咎之語而已臣之速戾于
身孤 恩於國蓋愈久而愈深矣情事之危蹙蹤跡
之飢餓今不敢更有所陳達而顧臣當至寒凄愴之
節任夙夜奔趨之役久淹時月積感風雪宿病因以
加重新恙又復添劇頑痰塞宵咳嗽無節手足戰掉

而艱於運用腹肚堅脹而促於呼吸一身之氣盡逆
于上血脉絞引腰脊牽掣時時熱盛則頭重有如戴
物往往眩發則神昏若將仆地轉輾沈痼一向絲綴
虛弱之氣凋剝殆盡有何餘力可以備驅使而當策
勳收精思而供職務哉臣雖無狀尚有不泯之憂慶
禮纔成暖律初迴晝日晉接此正其會周旋晨夕之
間頻承密通之 顏斯豈非人臣之至榮哉况今僚
位不齊 召牌辱臨行不誤履禮固當然聞 命遲
細分豈敢安而不特情勢有難冒之嫌加以疾病無
自力之望雖欲強起其路未由此臣之所以慨然自

悼盡然自傷瞻望尺五之天不勝眷顧之忱者也伏
願 聖慈曲加矜愍將臣職名亟 許譴免以爲人
臣補慢者之戒公私幸甚

辭工曹叅判疏

伏以臣頃將寸草之慈仰質 仁覆之聽幸蒙 聖
慈許以 恩暇竦戴歸來省覲老母母子相對感祝
徒勤自惟前後 洪造不啻山重而海深每一揣顧
微分直欲粉身而糜頂只此一念寤寐耿耿結為憚奔
走之勞自爲私便之圖則臣雖至頑萬萬無此惟宜
遂尋歸程恪謹造朝不容暫時遲回孤負 隆私而

第臣瘡結之痛自是宿患今值沍寒之辰乘勞復作
膏肓雍滯咳嗽急促飲食減少而肌肉漸覺消脫寢
睡煩憊而真元一向耗敗晷刻之間寒熱異候宵晝
之頃劇歇無常此非一朝偶感之發實是十年積傷
之證根深源痼差復未易曠日逾旬休眼奄過臣欲
偃息在床直爲保全性命之計則卿卿虛帶通慢是
懼臣欲黽勉登道以爲少伸分義之地則疾病危綴
類仆莫振公私交戰進止俱礙狼狽旅泊一味憂蹙
不得不冒死陳籲於 冕旒之下伏惟 日月之明
不擇物而必照父母之慈不納子於有過儻蒙 聖

明俯諒危懇憐臣病勢不堪作力趨還適臣職名俾
得安心將護則預首結草死日生年臣無任兢惶俟
罪祈懇之至

乞暇疏

伏以燕山奉使之 命謬及無似之身驅馳原隰固
是職分之當然而周旋辭令有非駑劣之可堪臣誠
惶悶不知所出仍念臣亡父之墓寄在星州茲當飲
水之行倍切履霜之感趁此行期稍遠之日欲展松
楸瞻掃之願區區之私不能自抑且臣老母方就食
於臣弟元祿任所伊川縣今於萬里之別不得一見

而去母子至情實所難堪還朝之路轉徃省覲則寸
草危忱庶可得以小伸行李裝束亦不至於太遽敢
將肝肺之懇仰懇 宸嚴之聽伏乞 聖慈俯賜諒
察 特許恩暇俾遂至懷不勝幸甚

嶺南陳弊疏

伏以水旱饑饉治世之或不能免焉者也至於 聖
明臨御賢能布列軫恤民隱愛養民力積十數年之
久而凶歉之荐臻人民之死凶未有如今日之酷者
也死者相枕於道路饑者顛仆於溝壑母子至情而
臨淵投子隨而自溺者有之兄弟至親而繫之林木

獨自避去者有之羣行衆乞土處露宿醞釀疾疫伏
屍尤多壬癸鋒鏑之淪幾乎相當安上流民之圖不
足爲災而里任畏官家之苛責守令懼上司之督過
死亡之數匿不以實相率欺蔽百未舉一畢竟得徹
宸聽者只是道臣草草之啓而已 殿下深拱九
重憂惕雖劫民生淪沒之實狀何能俯燭其彷彿而
猶且渙發哀痛之教大施廣蕩之典商湯自責方之
無過周文子惠較之并羨子遺疲氓舉將回春於朽
木得水於涸鱗 父母鴻恩當如何可報也第念凡
遇非常之變者須有非常之政然後方可以上答天

心下慰民情臣等不暇遠引請以 宣廟之事明之
龍蛇之難杼柚懸空備兵峙糧酬應無策而自癸巳
至甲辰十二年之間貢案不舉租稅全免募自頤之
民也曠廢之田歲收其八以爲糶糴之本列邑倉庫
稍稍積峙于斯時也祀典久闕而上不以爲憾廩祿
又絕而下不以爲怨宵旰之所諮諏廟廟之所謀猷
惟保民之是急故竟能建中興之基成富有之業誠
以處當日事變不如是則不可以有爲也今 殿下
所遭之變不應在壬癸之下而邇久蕩滌限以丙午
則殊異乎 宣廟所以處壬癸之變者矣積貯之備

本爲緩急之需有司之臣宜有經費之恤則固知限
年之舉亦出酌損之義而外方奉行之臣不體朝家
之意所謂蕩減者不過闔家全歿無田無漢之類耳
得參其中者果幾人耶常平廳賑恤廳各營之穀毋
論實捧之多寡必以畢捧懸錄然後方許磨勘間有
錄以實數者則該管衙門嫌其耗息之少而一功退
却都會官吏徇於上司之威而不捧簿書耗之耗而
漸息年又年而滋多此豈可反之道乎後來之官欲
正其謬則虛錄之罪輒歸前任故拘於交承之分未
免同浴之歸若此之類並許列邑之自首而特貸前

任之罪責則逋欠之數可覈其實蕩減之政方得要
領矣至於元會付則累年未捧之穀只收一年之耗
申明事目十年有餘而列邑守令無意奉行每於各
年實捧之中先除未捧耗穀之數稱以別備誣眩上
司僂屣蔽野之邑多蒙善賑之賞實績雖愧虛簿不
錯終有行查之令而亦無鉤得之路不充元穀先用
耗穀騁能術巧資級驟高自爲計則可謂得矣而爲
民害則不亦酷乎至於庚辛兩年之糶萬非常歲之
比文簿之中鬼錄過半而流弛於濫賞之易得懲羹
於解由之見越惟務賑穀之誇張不念徵捧之無處

柱害被於隣里橫斂及於族黨催督疾如星火生民
喪其魂魄持男易粟者滔滔賣身為奴者比比或酬
隣族之宿債或償死亡之逋租而畢收之期終乃杳
然噫身之所受尚不能酬况於隣族之所受乎生者
所食亦不能償况於死亡之所食乎公門推督偏及
主戶荷校盈路鞭扑狼籍十室九空流莩相望三冬
牢獄凍死相繼 聖明雖有如傷之仁下民未蒙若
保之澤矣今年糴事雖號稍稔始緣牛畜之盡斃而
沃土多荒終因農糧之不繼而墾田還蕪秋水漲溢
連月不開川渠之瀕盡被沉損試以一歲之所獲就

較累年之逋欠則雖使盡輸於公亦難減剋其半終
歲力糴所食何物民情到此良可於悒噫庚戌辛亥
之事言之慘矣癘疫饑饉未有甚於兩年流離死亡
未有多於兩年而逋欠蕩滌獨以丙午為限則不幾
於有蠲減之名而無蠲減之實者乎徒名而不實君
子之所耻也今日蕩滌之典為名而已則丙午以上
固足矣如欲不以名而以實則庚辛兩年何可置而
不論乎兩年之變實是非常之變而限年之舉果為
非常之政乎逋欠雖減實捧尚多則其視 宣廟朝
倉廩灰燼之時何如也內竭雖甚外虞尚寧則其視

宣廟朝邊餉渴急之時何如也凡事必有大變通
然後可以大作為故漢文帝時江南饑特下哀詔給
復一年然後撫安江南之民唐太宗時河內旱特蠲
一年田租之半然後收集河內之民此皆遭非常之
變行非常之政者也伏願 聖上念財聚民散之戒
體本固邦寧之訓勿以蠲輟為惜惟以愛民為急庚
辛兩年秋穀年麥之未捧速欠者酌中善處是變是
通裁自 聖衷斷然行之則邦有回泰之慶民懷死
長之忠矣國史記之輿民誦之豈不美哉豈不休哉
顧惟國儲之罄竭亦非生民之福利蕩減之際最宜

明蕩除非絕戶逃民無處可徵者及適負過多貧不
盡償者外勿許湮滅嚴立科條則蕩減之數或不至
於濫觴矣如是而厥數尚多經用不給則就將現存
之穀參較田結之數通融均分於列邑俾無多寡之
不同而勿論各廳各營之穀並錄全耗歸之會付限
以數年充其蕩減之數則是賑施於民而又取償於
民也然後或三分而糶其一或留半而糶其半使各
營各廳皆錄百分之耗一此元會付之規只充雀鼠
之縮而痛革息耗之弊定為恒式犯者抵罪以為
國家久遠之圖以除貧民取贏之憂則百死一生之

民必將燕賀醵井如得更生於 聖明之世至於盜賊之患雖散之憂亦可因此自止公無甚濟民受厚利矣臣等俱是田野之賤也出粟米以事上則職也越樽俎論利害則濫矣况受賜於必死之日請蠲於當歛之秋猥膺之誅益知難運而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能緩聲則亦何敢自外於仁愛之化不試其疾痛之呼哉倘蒙寬假雷霆之威使得鼓舞鰲魚之天則隕首結草死日生年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辭都承旨疏

伏以國家之所宜重者名器故明主尚愛頌笑人臣

之所當慮者廉隅故志士不恣溝壑量才授任方免壞曠之刺匪據冒進輒爲危辱之招斯其爲可戒之深者何如哉夫銀臺之職責任最要而一院之長事體又別殊命納言之官漢重尚書之選皆所以宣傳九重之命導達百寮之情則其不可以濫授蓋自古而已然矣苟非負時望愜公議者莫宜居之前此卑是任者孰有如臣駑下之比而徃者 中批之特除今茲加望而受點其未允於物情則一也夫既不稱於前何獨敢安於後耶臣若祗畏孤 恩之有罪惟以承 命而爲恭則其如朝廷之羞辱國人之笑罵

何哉仍念臣謏劣之甚不待人言而自知名論之輕
棄已 聖鑑之攸燭而前後 寵簡之恩俱出常格
之外臣非木石寧不感泣隕首結草未足圖報糜身
粉骨實所不辭况今已迫 緬禮之辰不宜自顧情
迹之嫌而循省之懼不啻蚊負顛躓之勢有甚抵觸
進止俱礙退縮以俟彈劾尚遲危蹙益切敢暴肝肺
之懇仰速 鈇鉞之誅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亟許
逸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戶曹陳弊疏

伏以地部佐貳素無分職仰成首席坐糜廩祿不足
爲有無輕重於本曹而例無該司提調者有二焉司
贍與濟用也二司之弊所關甚繁而每緣提調蒞任
之不久凡可以變通者未及陳達而見逸因循至今
莫可收拾臣雖無似粗知所在致力之義何敢以事
之微細言之猥瑣而忽之上負策勵之 恩下孤報
效之忱哉伏願 殿下試加垂察焉諺稱財力之豐
厚者必曰司贍自是國中古語也蓋奴婢貢布專掌
於此而主人役價厥數甚殷故公家有需用之資吏
胥無難辦之後矣一自浚海貢布作米之後只存戶
曹主人之役價而本寺主人之價不入磨鍊之中公

海役價既失之後所賴以供役者只是山郡役價而營將設立以來山郡貢布年年移下於軍卒之賞格又自該曹直給貢布於外方搜買各種故并與役價而不以納寺本寺主人世傳之業職此而永失矣且夫役價之數視元貢居十分之一元貢爲五十匹則役價爲五疋而乙未推刷以後元貢視前倍蓰故減役價五疋而爲三疋矣今者連歲饑疫不死則逃推刷之案半成鬼錄而二疋之減猶夫前日策應之苦一如昔時夫以全盛富庶之役責之於失業貧薄之類皆思渙散莫保朝夕此固事理之所必不免也目

今補弊亦長策五疋中既減之二疋雖難復舊毋論公海作來軍卒賞格與該曹之搜買皆以元貢除用而主人役價則勿令渾入於其中一依舊數逐年上納以爲主人葦蕪殘應役之地恐不可已也抑又有一說焉庚戌辛亥二年之貢因歲大歉並許蕩減故未捧役價至一百二十五同有餘矣相臣金壽興爲度支時達於榻前以賑廳所儲移給其代事定奪而壬子所給者只十五同癸丑所給者只十同矣其餘一百同之數雖難盡給姑令該廳就其元數或以三分之二或以其半先給則猶足以少紓燃眉之

急矣至於濟用監則綾紬布參染織之政乃其職掌
凡百事權皆聽於僚案不問於提調庫貯之虛實既
不豫知帑布之引用亦甚可駭而受任未久姑未行
查惟是屏風之非所掌則知之審矣何者依幕設屏
始不侈風既成之後則古無其例舉此可知或言昏
朝戊午年中以逆家籍沒之屏置之本監用之諸處
遂成謬規云傳者之說未必信然而公家初不給價
而貿易亦不召匠而繕造每於取用之日責出於貢
物主人故主人輩納賈於諸宮家及閭閻而進排於
諸上司則或稱古風不為還給者比比有之已非可

繼之道而若值舉動及朝廷會同之時則一監下
人莫不奔走於排設而諸上司及內侍依幕之屏一
時並責鞭扑狼籍雖至數十坐常愚不給千百其身
有難堪當曾在先朝本監正金先煨入侍輪臺陳
達此弊即命革罷而上司威令終難抗衡襲謬猶
前其弊尤甚自今以後申明禁斷雖上司依幕各令
當司取用毋令責出於本監無實職者不能取辦於
其家則依古勿設亦何妨乎凡此數弊革與不革雖
不繫於朝政之得失其為一寺一監之利害則不啻
天淵未或知之則已既或知之則彼亦國家之赤子

也何可任他休戚而不爲之變通乎臣職兼該司目
見其弊思盡一日之責仰塵 四聰之聽儻蒙 聖
明之採施則不勝幸甚

辭備局堂上疏

伏以臣歷試內外素乏寸長而始誣 先朝日月之
明繼辱 聖主陶鑄之勤謬思山重感淚泉涌墮首
結草未足圖報惟思奔走職事庶得少伸分義而不
意籌司之任猥及無似之身臣誠悚慙無地措躬夫
與聞朝政參決廟議是何等職責也自非才足以堪
時用智足以燭事幾者莫宜居之而近年以來又必

以負搢紳之望歷華顯之塗者擇而用之則其選之
重視前有加孰有如臣之短於才識輕於名論而獲
叨是任者哉臣雖欲忘己童之所稱惟冒居之是幸
隨行而進逐隊而退不幾於辱朝廷而羞當世乎且
臣老母年今七十有四歲矣重嬰寒疾久在危境多
方藥餌尚未向蕪一味焦煎決難暫捨而臣本職及
爲帶金吾之任俱非閑局不容少曠伏乞 聖慈俯
賜矜諒并許逡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請改文穆公謚法疏

代星州儒生

伏以謚者行之跡也行出于已名生于人大行受大

名細行受細名故審一字之輕重證百世之耳目奉
衮之榮銖鉞之嚴於是乎分焉則斯不惟定廢貶於
往前亦所以示勸懲於來世其為有國之大典蓋章
章矣先正臣 贈領議政文穆公鄭述際遇 宣廟
光膺 賜命寵禮之盛當世無及亦粵我 仁祖 孝
廟易名贈爵隱卒崇終生祀榮哀略無遺憾惟其得
謚未符實行豈非 朝家之缺與士林之失望者哉
此臣等之所以緘辭千里來叫 九重仰干雷霆之
威而不敢避者也孔子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疏之
者曰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

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專其善故
曰節以壹惠也執此而究之則鄭述之以勤學好問
之文為謚者誠有遠於節其大專其善之旨矣其造
詣之淺深學問之成就雖非未學後生所敢容議若
其平生言行出處大致自有國人之公言仁聲義聞
實是血氣之所尊親遺芬餘蘊不獨鄉黨之所敬慕
臣等請以仰贊於平昔者為 殿下一二焉竊惟鄭
述資稟明睿體段夙成孝友根於夙性道義集於妙
契家庭之學出自金宏弼淵源之傳得之李滉且游
曹植成遵之間率屬真志氣磨礱其德業制心律已

事君治民一以古聖賢爲準則酷好心經玩索精微
哀集先儒之說增益發揮開示明白博涉經傳會之
以約獎誘後進各因其才尤詳於禮學凡本於天殺
於地達於冠昏喪祭朝聘者無不沈潛而講究焉仍
取宋朝五賢之言彙分類聚撰述成書其所以紹述
前聖指南後學者蓋自李滉后一人而已蘊畜既富
充養又深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砥柱壁立之操剛健
策勵之志常固於燕申之中不弛於造次之頃天理
人慾一鈞兩段義利得失莫混冰炭故遭時同極
國命垂絕禍慘骨肉誣及慈殿人思括囊之義士

無嬰鋒之節而首請全恩連上封章扶綱常於既倒
回日月於長夜言雖見擯而自戊申至癸亥十有六
年之間天彝人紀之旣絕而復續者不啻大有賴焉
則其道德之淵深學問之宏博事業之冠絕有如此
者此果可以勤學好問之文節其大而專其善乎夫
文之爲謚其義甚多而勤學好問最其下者孔文子
之所以爲文者此也 國朝以來諸臣之得此號者
何限而至於儒賢之臣未聞有以是爲號者何獨於
植彛倫明大義繼往開來之大賢必加之以此哉積
之於古王儉之改戲爲憲蕭瑀之改德爲貞與夫許

敬宗宋慶禮之追改其謚雖有由細爲大由大爲細
之不同其爲改之之證則一也金宗直鄭崑壽之改
謚又近事之可監者也多士之謀欲請改者厥惟舊
哉而事變連仍歲月荏苒以迄于今則臣等之罪也
何幸我 殿下明齋毓德出震徵祥勵世作士之方
靡極不用崇德報功之典固或有缺神人同得中外
胥懼一言回 天此正其會茲暴輿情之懇仰塵
宸嚴之聽伏願 聖明照前古已行之典禮察多士
尊道之誠心 俯詢禮官及大臣儒臣仍 命該寺
改議謚義增責文教不勝幸甚

冠山書院請額疏

代昌寧儒生

伏以尊道尚賢之心秉彙之所同也右文興學之方
風化之所急也蓋其感發振作之效驗不可以時日
計而國脉之所以靈長民俗之所以丕變君君臣臣
之義父父子子之倫三綱五常之博其典四海九州
之安其分者莫不於是焉有賴則崇德報功之禮微
名美號之錫豈但爲廢榮於既骨哉亦所以競勸于
來世也先正臣 贈領議政文穆公鄭逵以明膺之
資加淬厲之功早述家庭之學親炙師門之教磨礱
德業玩索精微于以傳道而紹統繼往而開來測其

蘊畜之富迹其造詣之深則李滉之後一人而已逮夫天彝顛倒入紀晦塞之日連章累疏扶樹綱常取太陽於長夜回狂瀾於隻手此實國人之所欽仰先王之所崇獎而抑亦 殿下之所以艷聞也臣等不必爲疊床之語以煩 聖聽而顧臣等所居昌寧縣乃其臨蒞之地也敦孝悌明教化樹風聲即其爲政之先務故環境土而設八齋即家塾黨庠之制也第勤慢而別賞罰即白鹿勸課之規也蓋於是時鄉之先輩薰沈響絕末學後生之無所考德久矣一聞君子之風爭勵爲學之志使一縣大小之人咸知飭

躬脩行之可貴趨利背義之爲耻文風藹然儒道蔚興文翁之於蜀郡卓茂之爲密令不足以喻其盛故及其被徵而歸也垂髻戴白不忍攀轅之戀揭像生祠以寓追思之誠楹夢一摧音徽忽邈因生祠而設書院薦明禋而陳虔誠餘教尚在遺澤未泯如就堂室若承几席首尾將百年於此矣而率扁之請迄茲遷就此則臣等之罪也幸際文昌之會仰暴祈懇之忱伏願 聖明照邦家已行之例體 列聖崇報之意特令該部稟頒額號則非特爲一時之美觀可以振白世之儒風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祈祝之

至

大司諫應 旨疏

伏以臣羈危一身歷事 三朝撲愚之性不巧於俯仰
 隨填之行常患於顛躓臨官速謗動輒獲咎者凡
 幾多其時而 先王所以曲庇而曲全之者不啻朽
 骨之再肉枯楊之生卒辱 先朝眷顧之恩罕有如
 臣之比者矣旋當 嗣服之初仍蒙 陶鑄之勤臣
 之所以推 先王之殊遇欲報之於 殿下者一念
 耿耿緘封在骨造次顛沛未嘗暫忘迺者天災孔棘
 民憂方殷 九重旰食懇下求助之教百僚造庭爭

獻消弭之策况臣抱欲言之懷居可言之地豈可以
 才力之不逮而終孤自效之初心哉竊惟天之所庇
 而為子者君君之所戴而為父者天未有父而不慈
 者也未有天而不仁者也子而有過則父必譴責之
 以望其遷善君而有失則天必警告之以冀其改圖
 子焉而不能恭承嚴訓則竟為不順之子而家必喪
 君焉而不能恪奉明命則終為無道之君而國必亡
 其為可畏而不可忍者何如哉天道雖若宵爾而難
 徵人事自可灼然而易見以此而推之則召災之原
 弭災之方俱不可以他求者也漢臣董仲舒極言天

人之理而究其大要則不過曰正君心也正朝廷也
正萬民也此固世主之所常聞俗儒之所常道誠恐
不足以動 殿下之聽也雖然天下之至足者水火
而民非水火不生活夫君德也朝廷也萬民也亦
殿下之水火也非此正無以復吾 君矣夫望道未
見帝王之盛德責難陳善臣子之至誠 殿下何嘗
以此自足臣亦何嘗以此而夥 殿下哉仰惟 殿
下年纔踰志學任則重於負荷萬物咸覩之始天
心啓迪之會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基寔在今日
今日之第一義固莫先於講明義理亦莫要於辨別

公私而又能振刷乾剛保守誠心以之奮發作為以
之持循堅定無或過在柔克毋或失於搖漾以成一
代之治而此蓋有道焉非日親賢士則無以啓發聰
明矣非嚴束近幸則無以斥絕嗜好矣暗室屋漏而
此心益加警省紛拿波動而此心務要澄澈常念神
目之如電恬若止水之不揚必求造乎義之至精理
之至當者而為之所焉造次顛沛守而勿失不使其
偏度好惡之私投隙於本原達極之地則自然心融
神會觸處洞然其於幾務之來事物之應有如燭之
遇夜竹之迎刃無復有難知難斷者而以之治心則

可以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剛柔得其中矣以之為國
則可以當遵守而遵守當變通而變通趣舍適其宜
矣苟能如是則仁愛之天感回悅豫而轉災為祥王
成治化無非分內事業也豈不休哉以言乎朝廷則
殿下登崇後良寵異禮優昔之屈者今以伸矣昔
之滯者今以通矣舉皆沐浴 新化感激 恩遇溥
厲其心志奮揚其風采佇見無闕事於 聖朝熙鴻
號於昌辰治具畢張公道大行而或有不然者何哉
嘗試言之小官失於太銳而轉成躁競之風大官樂
於因循而亦有玩愒之習後進之躁競誠不可以不

抑先輩之玩愒又不可以不救也朝野之所具瞻政
令之所自出者籌司是已而竊聞諸臣之或以事務
陳達或以弊癘登徹者 啓下累年多未覆啓日者
賓廳之獻議或繫緊關之謀猷而尚遲稟裁任堆几
案是雖由於首相之引疾然商確大意從便區斷不
可以少緩而計不出此一向稽滯救焚拯溺之道恐
不當若是也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今日之事不
幸而近之矣廟堂如是庶僚何責官方極選最在東
銓仕路清顯無踰王署苟非人望所與莫宜冒居其
任而吏曹正郎李沆當禮論始發之日身居臺職遂

巡退縮攀緣曲逞苟避乃已。是乃倫紀晦明之閑邪，正立落之幾，而士夫風節壞了。至此物議非之，至今未已。尋常顯秩，容或可也。驟致極選，不亦濫乎。今春玉堂之新錄也。申厚命之初，非儒雅權是經之全無。優歷而並列於其中，佻門之啓名器之輕，未必不因。此而益甚。臣竊惜之。臣與數臣者，或有世誼，或有情分，以私言之，則其榮途，歷教豈不為親知之，所可喜。而臣之所憂者，公故不得不為。殿下言之。殿下欲正朝廷，先自正心，始警責百僚，思所以振作。王化清汰，仕路思所以扶植士論，則國家幸甚。若夫

國之所恃者，非民伊何。而民之怨咨如水，益深八路。生靈若在塗炭，特以連歲稍稔，姑不至於大崩耳。萬一不幸而有一朝之警，則以如此之民心，欲望其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不已難乎。患之至此，大可寒心。方今聖明在上，憂虞正勤，既無驅馳弋獵之娛，亦無斜斜橫斂之目，而民怨之至此者，無他只由於軍門之太多，而害延於兇弱白骨也。國綱之不嚴，而弊生於吏胥黠退也。今若憚於易轍安於牽補，不思所以矯之，則國家之亡可立而待也。當今之所當大變通者，有十條焉。一則訓練別隊精抄軍

及各衙門軍官各營匠人宜先革罷以充逃死老穉
之代以紓窮民隣族之弊也一則各軍門牙兵並宜
一定額限永作恒式無得加數如新設體府之無實
效而有虛名者亦宜罷之也一則罷各衙門屯田自
地部收其稅入而各衙門所收之穀較數歲之中而
定其常數移給其衙門也一則悉罷司僕寺諸島歸
諸地部而太僕應用料布則自地部磨鍊題給也蓋
司僕寺之專管諸島初因貢馬之自辦則貢馬既罷
之後仍而與之一任監牧別將輩之偷竊自肥甚無
謂也一則罷諸宮家各衙門之盜盆漁梁亦歸之地

部也蓋壬辰以前則大君王子公翁主所受田結皆
自地部給稅而身沒則收之自經亂後度支匱竭不
能給稅不得已而以田給之而田亦荒蕪無人耕作
故又割鹽盆漁梁而給之此不過一時救急之計元
非 祖宗朝故制也一則木布之品宜遵國典用五
升三十五尺之規以紓民困其或見退於各司者并
令照點於憲府當捧勒退之官吏一一抵罪以防各
司操縱之弊也一則各邑糶糴隨結定數準數之後
則無論元會付常平各衙門名目所息耗穀并許守
令自用以充補欠也一則西北路糶糴亦一體定數

俾無息耗困民之弊而數未準則以各年田稅依限
充數既準之後常年之稅或以船運或以作布上納
以補地部經用也一則嶺南一道亦依兩湖行京大
同之法無有異同也蓋嶺南田結等高而數多賦役
之重爲八路最而公作米之倍徵日本人之供億又
是他道之所無即今倭館之移設食盡七十州之民
力而此則非係日後恒有之役今不必舉論其他猾
吏之橫歛姦胥之煩徵出於科外者不可勝計故大
小民願皆以大同爲便夫大同之爲法殊非任土作
貢之意固是衰世不得已之法而少紓燃眉之急必

解倒懸之苦者捨是則又無他術也一則設留守府
於南漢兼管兵民之政一如江都之例此實 仁祖
朝所嘗講而不果行者也且以秩高宰臣差水原府
使兼摠戎之任並除守禦摠戎京衙門則平居而省
軍門之費臨亂而無藉寇之憂也凡此所陳無非濟
民之急務救時之切策而但愚或係變通或係創立
或行之已久而棄之可惜或事關宗戚而勢有牽掣
臣雖愚妄亦豈不知而取彼捨此輕重較然一行一
罷利害自別王者爲治之道終不當察邇而忘遠見
小而遺大故臣不敢不略舉其槩隨諸臣已達之後

并溷於 黠績之下區區之愚竊以為此之行不行
而民心之向背國勢之安危繫焉只望 聖明之灼
見是非斷自 宸衷毋或移撓侵奪於甲乙之見耳
行此而民心有不悅國勢有不重則雖受欺慢之誅
臣不敢辭 君父之前決非妄言之地臣何敢苟為
空虛不可成之說以自速其罪戾也哉臣無仕兢惶
激切屏營析懇之至

都承旨辨謗疏

伏以臣頃忝諫職被斥儒生不得不引避投 前席
而退待之後大臣有承 問誤對之語蓋於彼時告

廟之論持以不發已有日矣人心疑阻傳說喧鬧
或言告 廟之後終當次第加律不相知者舉懷危
懼之心而自 上亦未燭輿情之所在故臣為此懼
偶近咫尺之光略陳辨破之說冀使上下彼此洞然
無疑苟是微違外議故為助瀾之計則方在可言之
地有何難言之事而終乃不發乎微臣此心斷斷無
他而情外詆斥前後狎至臣不勝瞿然也至於 宣
廟朝告 廟不加罪之事則不過偶有所聞畧及語
次而已今執此而謂之誣妄者不但大非臣情亦見
其見辭之不審也夫告 廟之論雖曰重論終是定

禮後節目一事也行之不必甚難闕之亦非大欠而
衡難之際用乙異見其曰 宗統之釐正不可不告
於 太廟人心之迷惑不可不曉以義理云者是甲
者之論也其曰論議雖正而輾轉增激之弊不可以
不慮節目雖備而朝著乖隔之漸不可以不憂云者
是乙者之論也二者之論均有所執而朝廷論議或
有主前說者或有主後說者臣之愚見亦未嘗不以
爲過時固已屢言於知舊之間亦嘗仰陳於登 對
之日臣之不曾偏主此論自初如斯而第念此論以
過時而不發則固好矣至於既發之後摧折之斥拒

之有若過絕橫議者然則揆諸義理實有不當然者
何則 孝宗大王履大位而主 宗祧者至於十年
之久而一朝 晏駕之後便加庶子之賤稱不以
祖宗之大統歸之天地常經斃滅無餘舉國含生孰
不悲痛而人或言其非者則廢錮之竄黜之至於
請殺而杜人口使一國之人惴惴然莫敢言而敢怒
以絕 君上覺悟之路而猶以爲不足又設禮禁播
告八方置刀鉞械杵以待言者此 先王之所以痛
惋其見欺而 殿下之所以有切齒腐心之教者也
然而今之爲言者惟仰體好生之德將順不殺之仁

但云 正統之當告不以加罪而為請則自是擗停
之論初非深刻之意在 聖上奉 宗廟重 宗統
之道一 賜俞音固無不可而猶慮闢擾必欲鎮靜
則君臣猶父子亦宜明示旨意從容可否俾不至於
太紛紜斯為得矣夫如是則上下情義無所壅隔
朝家處分自然和平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而今
殿下計不出此不以誠意而敷告先以疑心而臆逆
諭相臣之教則曰日夜痛惋寢食不安咎臺啓之
批則曰其心所在誠不可測似此 綸音實出於
羣情之外此豈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臣以無狀

受恩 三朝無他才能可報消埃惟有勿欺 君三
字為平生自勉之義况 君父之前決非妄言之地
若使內懷脩却之心外為瞞 君之語以為冀幸得
請之地則不但人臣分義之所不敢出亦將何辭於
後日耶臣與鄭知和季之翼相知已久交誼不踈
而情意之不相通猶尚如此他又何說哉此無非臣
不見信於同朝之致自省不暇何敢在人而市虎成
三慈母投杼則臣之前頭狼狽不獨今日而已儻蒙
早 賜罷免俾全性命無任危蹙祈懇之至

辭大司成疏

伏以賢士之關是何等重地師儒之長是何等重任也教化之行與不行士風之美與不美而國家以之盛衰世道以之升降求其要則實在乎師席之得其人與不得人而已是豈可不重其選乎臣早失家庭之訓長乏鄉曲之譽粗事口耳之撤拾倖竊分外之科名意望已塞簡冊全拋文雅常讓於後輩名論最輕於儕流仰體 棫樸之化推廣 菁莪之澤不惟自揣其不堪人亦不以此期臣况今師異其道入異其論國是沒蕩而靡定人心陷溺而不回表率之任尤宜慎簡豈可使如臣齷齪常途之人任其窳吹

而苟冒也哉在 聖朝未免謬舉之失於微臣亦有匪據之懼 授受俱舛關係非細臣心自羞物情云何茲將悶蹙之情仰塵 仁覆之聽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 特收成命以安徽分公私幸甚

檜淵書院請額疏

代星州儒生

伏以臣等所居之地即先正臣 贈領議政文穆公鄭述之鄉也花外小阜之音早為學子之所瞻依樑摧雖从山仰愈勤者垂于今六十年矣幸賴我 殿下崇德尚賢之治度越百王右文興學之化丕闡一代其於表章之道崇報之禮已循輿議幾無缺典易

謚之 命迥出常格欣副縫掖之望聳起詩書之風
者孰有盛於此哉竊惟鄭述蘊畜之富造詣之深家
學之克述厥緒師統之獨得其宗彛倫之既斁而復
叙人理之既晦而復明藜已 殿下之所洞燭臣等
何必覩縷於今日哉當其易簣之日羣咻掀天衆怒
排山而一線公議尚未撓奪就其平日講道之所俎
而豆之者曰檜淵書院也門人弟子寓升堂之舊感
末學後生寄曠世之餘誠者賴有比耳屬歲戊辰以
故叅判臣金字顯并舉縉儀盖宇顯與鄭述並世而
生同井而居以道義相推許以德業相勉勵家傳孝

友世襲詩禮際遇 宣廟寵獎傾朝負士林儒雅之
望有扶正抑邪之節故咸以爲一廟之享允合情文
而鄭述神位既妥正中故設金字顯神位於東偏一
間至若故參議臣李潤兩以同州之人資無忠孝律
苦清白早從事於鄭述之門薰陶德性淬礪志氣專
心經學參正禮說有功於師門立節於昏朝故又爲
之從享焉茲數臣者或有傳道紹統之功或有進修
秉直之操或有績學砥行之業不獨鄉黨之所稱慕
抑亦國人之所共服所共知者也儻蒙 殿下照前
古已行之典禮諒多士尊道之誠心 俯詢禮官

特揭率扁則夫所謂定廢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者一舉而並得之矣豈不為國家之盛典士林之至榮哉臣等俱以擣搯之散材粗窳陶匄之餘澤幸逢文昌之會敢暴衛道之忱更願聖明亟下俞音以揚風化以責文教不勝幸甚

辭兼大司成疏

伏以臣向忝國子之任猥陳難冒之狀文辭短拙未恭危懼聖諭繾綣竟斬俞音臣於是時已不勝其恐縮矣至於不置正員兼以他職則責任雖均人望自別既是常格之外又極一時之選孰有如臣之

擬擬常調而苟然冒居者哉除目之下宜乎物情之舉駭也年來賢關之重地殆同逆旅之官舍朝除暮遷務壞事曠固知朝廷急於矯弊不暇擇人知其謬薦而猶且苟擬耳夫豈以臣為萬一近似哉世道漸降人才眈然必求文學之富名論之重可以矜式韋布道揚風化一如古之人者則其人固難得矣亦何可以其人之難得而又不擇於今日之人才乎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職命奇薄蚤失家庭之訓稟性疎愚長乏鄉曲之譽所嘗從事者不過口耳之授拾貢舉之文字而已所嘗歷試者只是簿書之期會

聖賢傳卷之二 三十五
吏事之操決而已自竊科名已寒意望繙閱經傳元
非宿好尋摘章句并拋前功班資濫躋於後秩文雅
常屈於後輩雖欲推 聖明棫樸之化勉縫掖詩禮
之風不已難乎私心匪據之羞有不足言公朝難慎
之道莫宜如是暫叨於前已招嗤點之旁來以帶於
後能免悔吝之咎至予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還霽
舛施之恩替授可堪之人公義幸甚私分幸甚

大司諫辨誣疏

伏以臣即見尹憲卿等疏乃其本意則實欲誣陷朝
紳一網打盡空人國而後已此輩之挾矢傍伺非一

朝一夕之故近因 聖明厭聞告 廟之論自以為
酬怨快讎正得其會揚袂奮起唾手乘便此實其黨
之由來本風何足深怪所可異者發論首事之人亦
皆略舉其名而偏舉臣父子之名勒加醜辱罔有紀
極反覆終始於一篇之中百爾思惟誠不知其所以
也此論之未發也臣在嶺外道內僞生輩間有織疏
叫 闕之議而親舊中或有言及是事者臣輒以過
時止之旋聞西學儒生及盧灝之疏相繼以發而猶
未知此論之並行於朝著間矣洎入洛下始知方生
之議已不可遏而議者之言曰過時之嫌小當告之

義大不可以小嫌終廢其大義至舉古禮而證之臣
於此雖未嘗不惜其過時亦不敢以此言爲無見以
爲此論不發則固好矣發則亦難沮格至於不欲加
罪不但臣意爲然實出於詢謀之僉同而上下彼
此之間猶有未相悉者以致疑阻轉深氣象不佳故
適當晉接之日敢陳辨破之說臣言止此他又何與
而憲卿輩之譸張爲幻正與向日大臣重臣之交章
摺摺者同一脉絡臣既略辨在前何須更瀆於今乎
李岑雖曰同鄉之人居在隔江百里之地曾無平生
一面之雅非惟不見其面亦嘗不聞其名且其長成

在臣離鄉之後故當臣守廬之日亦無來吊之節臣
之入京曾未幾何而岑等之疏已入臣若與有聞焉
而苟爲此言於君父之前則與岑同事者非盡
同鄉之人其將以臣爲何如人哉至於盧灝之疏在
臣遠伏鄉閭之日而並謂之待臣而發其言誣罔無
非此類不過急於陷人而不覺其有陷於欺君也
榻前分析之言初非秘而不宣之事入侍諸臣既
其聞知臣何苦而遍告於臺閣諸臣哉况於是時臣
方在言地雖欲不自發而勸人人其信而從之乎此
不足多辨也臣之不曾偏主此論彼亦豈不知之而

猶且臆逆之至此者蓋緣積怨深怒而發也向來彼輩之手握王爵口啣天憲五十有餘年矣自非有風節特操之士與夫愚不識時勢之人則降心屈意務欲和附乃人之常情而顧臣冥行擗墮不巧俯仰立朝數十年來凡幾多取敗而若其低首下氣奔走形勢之遙阿意順志苟懷汲引之望終非狂狷之性所可強而能故羣訾衆怒鋒鏑並至顧臣之愠于彼輩所由來者漸矣從今以往繼憲卿而起者將不知其幾人安保其危機巧發而終不售其奇中慈母至仁而終不動於三至哉臣雖欲感激生成之恩以效塵露之補有不可得伏乞 聖明早賜退斥保全性命不勝大願

辭戶判疏

伏以臣蒲柳早謝桑榆忽迫筋力之衰遲固其宜也而神精之消歇尤有甚焉自經巨創益復昏耗朝聞之語夕即渾忘昨見之事今都不記雖處閑漫之職每懷償敗之懼特緣 謬恩之偏重不敢自安於圖便惟以不憚奔趨之勞為自效塵露之地而前跋後躓隨事生尤不獨臣心之所自羞抑亦 聖鑑之所已燭也至於度支之長是何等職責也得其人而任

之則平徭薄賦而有餘非其才而處之則重歛厚取
而不足國用之盈虛民生之休戚莫不於是乎分焉
則顧其任之得失而人國家之所係者何如哉此果
可以資級之相當踐歷之非驟而上以之虛授下以
之冒據者乎世道日下人才眈然求如古人識生財
之大道精稱物之平施則其人固難得也天生一世
人自足了一世事則今日人才之優於臣者豈可一
二計哉 廟堂既誦於燕鑑 聖明又輕於慎簡乃
以莫重莫大必可選之任卑之至愚至魯無一長之
身正所謂駑馬稜車必知其不遇險而輪爾虛懸楫傾

櫓必知其不遇風而淪胥臣若徒畏分義之爲重不
計丈量之所稱晏然承當若固有之遇事憤憤莫可
收拾則雖被十誅何補於已損之國計哉此臣之所
以驚恐恐縮若無所容直欲循墻以避而斷不敢聞
命者也茲將由中之懇仰籲 問下之天竊惟日
月之明不擇物而畢照父母之慈不納子於有過儻
蒙 聖明特垂於察還收舛施之恩綸俾免誣誤
在吏議則公義幸甚私分幸甚

辭刑判疏

伏以臣才識既短衰鈍又甚正宜優遊散地安素履

於殘廢不合貪戀榮途速吏議於公朝而偏荷先王之殊遇復膺聖上之洪造前後所蒙糜粉難酬惟思所在而致死不念竊據之爲羞以處金貂之列徒積尸餐之譏不圖陞擢之命遽及夢寐之外倉息感辱有隕如瀉撫躬慚忸無地自容仍念司寇之長序在公孤之次舜命臯陶而闡從欲之治嘗用宣尼而致三月之化其選之重不重其人之才不才而刑政以之理亂紀綱以之陞舉是豈人人而冒居者乎直以以次之當遷苟寄是任而不疑則人情之不厭官刑之不審果可謂細故薄物云爾乎人之不

可強而能者才與分也譬則棟長椽短各異其需爲深疊淺莫可相通用之得其當則無可棄之物使之失其宜則有必敗之憂使臣仍居亞卿之列隨有諸彥之後則縱不能佼佼以自期或可以碌碌而因人必令忝竊八座彈壓群僚則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正爲臣今日道也况國朝用人自有常式循資格而例授則聞者不異越階級而驟除則見者必駭雖在名論已著之人猶有議者之隨後况於才望素蔑之臣豈勝物情之共訝哉大臣雖屈於藻鑑聖明宜慎於甄拔而屬茲謬恩之舛施實係上下之

交失厚誣 日月之明重貽朝廷之羞豈但臣心之
慙縮而止哉伏乞 聖慈曲垂諒察亟收新資俾安
愚分以重名器以幸公私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驛吏判疏

伏以瀾汗驚濤非傾橈之可涉欹危峻坂非稜車之
可越而國之用人殆有甚焉任之不以其才使之不
以其器至以最宜重之選卑諸必不堪之人則其不
免於淪胥而臭載者又豈特傾橈稜車之可懼也哉
臣之逋竊空踈最居人下內外歷試未效塵露之補
前後忝竊徒積尸素之譏不料天官 新命遽下於

夢寐之外臣誠惶隕罔知攸措以 殿下則招之明
豈不量愚臣之不合而徒循資格苟辱 寵榮其為
聖世之謬舉孰有大於此哉夫位望之隆委寄之
重莫冢宰若也雖在朝著和平之日尚不可人人而
冒據况今世道日降人心漸澆元老去國而有即鹿
無虞之憂朝議分歧而絕勸翼共貞之望當此之時
豈可使如臣不辭世情竊埴冥行者操進退之權任
甄別之責使輿情不服國事益誤乎且 君德成就
責之經筵非有博洽之稱儒雅之望者上不可以虛
授下不可以竊取而兼帶之 命又及於謫薄陋劣

之身此臣之所以益有所駭怖而斷不敢承當者也
伏乞 聖慈速臣新授之職回授可堪之人無治臣
不赴 召命之罪不勝幸甚

九疏

伏以臣罪山積 聖恩海涵惟當奔走而供職不宜
更有所干冒而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隱忍悶蹙之
情不達 仁覆之聽則不幾於自阻 慈愛之天者
哉微臣庸陋最是常調之下品而 聖朝簡擢謬居
羣僚之前列至於銓衡之重寄益知匪據之爲羞而
釋負之願未蒙 聖察瀝血之章終歸文具良由臣

文辭拙澁誠意淺薄不足以感回 宸聰之致撫躬
增愧舍 恩益懼誠不知措身之所也臣之情勢苟
可以就列則臣雖無狀亦有人心不念分義之重務
爲歸讓之習非臣計較之所敢出也夫銓曹之兩都
目俗謂之界滿蓋甄別人才事權殊重君不可以專
責一人臣不可以久居其地故雖以近事言之諸臣
之前此受是任者輿望所協俱非臣比而再閱大政
并蒙 恩逸况如臣不事事者又豈可一任盤礴坐
令官方漸淆哉臣之不可仍冒不獨私計之所自念
抑亦公議之所共允不得不更露彌中之懇仰冀

體下之仁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許通免保全終始不勝幸甚

辭弘文提學疏

伏以君之於臣也必須量才而授職臣之於君也亦宜揣分而受任朝無懷曠之憂事有修舉之美者率是而不違也如使上不悟於謬舉而所循者虛名下不耻於冒進而所慕者榮利則其凶于國害于身者奚但曰鷄梁之興刺負乘之致寇哉 國朝揀選重在館閣提學為任亞於文柄藝苑之權衡若是而輕重焉詞壇之趨向由此而得失焉自非望實之備才

學之全斷不可一日居也竊念臣早失家庭之訓晚乏師友之益少而為業者祇是口耳之剽竊長而從事者不過科場之繪飾駢儷四六之作詩律五七之言渾不知為何事而及叨科名已塞意望拋棄餘蘄全廢記述連任吏事之後尤絕書史之功數十年來所著意者常在於公家之酬應簿書之期會四子之篇讀猶未慣五經之文看且不遍而桑榆忽迫蒲柳易衰神精之昏耗極矣才思之鈍滯甚矣每當文字之構索便覺筆路之荒蕪至於考試之取捨一聽同席之毀譽措紳之望本非攸屬文雅之稱終不自期

今茲新命之舛施夫豈夢寐之所及哉世道日降
人才漸下述作之贍敏經籍之淹博固不可以易得
若其加臣數等者豈可一二計哉而大臣失於慎簡
詞臣謫於鑑識乃以質管才薄無寸長之臣謬應名
顯位榮最宜重之選其為聖朝之失舉孰有大於
此哉坐受嗤點之來特一細故貽累則哲之明所
關實大揆分愧慙米炭交戰撫躬循省寤寐俱驚伏
乞聖慈曲賜諒察還收館職之命替授可堪之
人公義幸甚私分幸甚

乞解貧畫使疏

伏以人之才分各有長短苟其才之所不堪則人君
不可驅策而成就之苟其分之所不逮則人臣不可
勉強而跂及之舟車之於行道一也而水陸之用不
相奪絺裘之於掩體均也而寒暑之需不相混割政
分機其理則然雖平常無事之時閑漫不緊之務尚
不可不量才而授之不揣分而當之况憂虞方殷而
責任甚重乎臣即空疎一腐儒耳素以弱力擔負過
重莫效塵露之補恒懷淵谷之懼乃若軍旅之事不
啻赤羽乎若日白羽乎若月而徂茲無帶贊畫之
命及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愧懼罔知依措夫贊決

噀中之籌畫參斷關外之節制此何等職責而不問
人器之當否惟視班資之崇庠 朝家陰雨之計豈
宜若是之踈且謬乎 國家幸而無事則已如其不
幸而脫有緩急則才識之鈍滯如臣精力之昏耗如
臣而終免於償敗之歸者非臣倣聞此臣之所以冰
炭交戰寤寐俱驚必以釋負為期者也仍竊伏念邊
圉有可憂之幾 廟堂軫自強之策則體府之設誠
不獲已而任將之道不過曰得其人而專其任幾無
遺策俾有成效而已廣置不急之官徒煩遠外之聽
亦恐有乖於官不必備事以密成之義向於 登對

時大臣重臣并以此為言膚淺之見偶合於此設令
舉得其人猶宜深慎况非其人而謬舉乎伏願 殿
下早運膚斷將臣所帶資畫使之任亟 許遜免則
其於 廟謨裨益不細區區私分之幸有不足言也
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辭判義禁疏

伏以臣陳疏未徹 召牌遽下嚴畏分義不得不抵
謝而顧臣庸才短識在常調最為下品 優恩異渥
視群僚輒居前列力少任重之憂福過灾生之懼晨
夕兢惕寤寐危厲而謬膺 三朝之眷遇不遑一身

之私計存帶機要之職重累則指之明前後罪戾
固已萬殞有餘誅矣不料為者遽因崇班之乏人驟
擢金吾之長帝微臣惶蹙之情不須言也 聖明甄
別之典豈宜若是哉其難其慎之戒古人之所以重
名器也一嘖一笑之愛明主之所以節恩賞也名器
不可以不重故君之用人必須量才而與之恩賞不
可以不節故臣之受任必須揣分而當之高下稱職
輕重不差有如深為淺疊各適其限巨艦小艇咸獲
其用大試之而大效小試之而小效者率是而不違
也如使用人而不悟其謬舉廢以好爵而已受任而

不耻其竊據安於利祿而已則名器以之不重恩賞
以之不節其流之害將至於賢者怠愚者肆人主無
以勸世而磨鈍矣豈不大可懼哉臣生世險霧早失
庭訓既無師友之益又乏鄉曲之譽祇以樗櫟之材
夙躋金玉之列逮遇 聖明過蒙陶鑄遲回八座之
峻秩了無一長之可紀宜賜斥免豈合簡拔而大臣
已謫於藻鑑 聖明亦失於取捨遂令當退苟進之
身猥膺超資越序之 命臣心之愧懼實深 朝家
之掄選大乖今若晏然承當若固有之則其如悔吝
之吝至嗆點之旁與何哉臣雖至愚決知不堪伏乞

聖慈曲盡矜察還收息綸偶全終始公義幸甚茲
分幸甚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二

